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序

甌北先生早登館閣出入承明碩學淹貫通達古今當時咸以公輔期之既而出守粵微分臬黔南從軍瘴癘之鄉布化苗獠之域盤根錯節游刃有餘中年以後循陔歸養引疾辭榮優游山水間以著書自樂所撰甌北詩集陔餘叢考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市矣今春訪予吳門復出近刻廿二史劄記三十有六卷見示讀之竊歎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讀其自序有質鈍不能研經唯諸史事顯而義淺爰取爲日課之語其撝謙自下如此雖然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

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爲史家之權輿漢世劉向父子校理秘文爲六略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列於春秋家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初無經史之別厥後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勅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自王安石以倡狂詭誕之學要君竊位自造三經新義驅海內而誦習之甚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棄通鑑爲元祐學術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閣矣嗣是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思門弟子之汎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爲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爲言之而空疏淺薄者託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

有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
經以明倫虛靈元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
闊刻澁之談似正實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謂
載籍極博必攷信於六藝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
老莊皆卓然有功於聖學故其文與六經並傳而不媿
若元明言經者非勦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卽幸而廁名
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尙哉先生上下數千
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
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揜其失而亦
樂道其長視鄭漁仲胡明仲專以詬罵炫世者心地且
遠過之又謂稗乘脞說間與正史岐互者本史官棄而

不采今或據以駁正史恐爲有識所譏此論古特識顏
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與先生同
又少於先生二歲而衰病久輟鉛槧索然意盡讀先生
書或冀忽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六月十日嘉定錢大昕序

序

經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跡三代以上明於理而經立三代以下詳於跡而史興世愈積事愈多其於天下之情變古今之得失蓋有不可枚舉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遠濶數千年世盡狃於目前之近沿流既遠前後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爲負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賢文之運遞相救也亦遞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趨而前代已啓其端有彼一代之所開而後代遂衍其緒世第紛然交眩於成敗廢興之跡同惶變易而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後之讀史者排比事類商榷倫物不過取一人一事而予奪之毀譽之蓋皆未離乎經生之見

也陽湖趙甌北先生以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自太史
出守擢觀察甫中歲卽乞養歸優游林下者將三十年
無日不以著書爲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
屬稿時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潰於成竊獲從編校之
役反覆卒讀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湎於舉業局促於簿
書依違於格令遇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
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與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
能辨黃初之僞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
足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然則使先生翱翔木天
徑筵青雲以備經筵之啓沃必能援古証今指陳貫串
否則敷厯外臺建牙仗節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

於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僅托之此書以傳也昔趙中令自謂以論語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則何能然讀是書而有會焉洵乎其得史學之大且重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也世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諒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謹述之如此

嘉慶五年五月寶山後學李保泰拜書

廿二史劄記小引

閒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間有裨乘脞說與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詫爲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叅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

平得優游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陽湖趙翼謹識

乾隆六十年三月

廿二史劄記目錄

卷一

史記 漢書

司馬遷作史年歲 班固作史年歲 各史例目
異同 史記編次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律書卽兵書 史記
變體 漢王父母妻子 五世相韓 過秦論三
處引用 史記自相歧互處 史漢不同處 史
漢互有得失

卷二

史記 漢書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漢書
增傳 漢書增事蹟 漢書書恒山王 漢書武

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帝多自立廟 漢初布衣

將相之局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武帝年號

係元狩以後追建 漢儒言災異 漢重日食

漢詔多懼詞 漢時以經義斷事 賢良方正茂

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三公官 災異策

免三公 上書無忌諱 上書召見 漢武用將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與蘇武同出使者

卷三

史記 漢書

漢使立功絕域 武帝時刑罰之濫 兩帝捕盜

法不同 呂武不當竝稱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婚娶不論行輩 皇子繫母姓 漢公主不諱
私夫 漢諸王荒亂 上尊養牛 兩漢多鳳凰
漢多黃金 先生或只稱一字 漢外戚輔政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喪服無定制 長官喪
服 王莽之敗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卷四

後漢書

後漢書編次訂正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漢帝
多自作詔 光武信讖書 光武多免奴婢
東漢功臣多近儒 東漢四親廟別祭 東漢諸
帝多不永年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外

藩入繼追尊本生。夫在稱太。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卷五 後漢書

累世經學 四世三公 東漢尙名節 曹娥叔
先雄 召用不論資格 擅去官者無禁 籍沒
財產代民租 倩代文字 黨禁之起 東漢宦
官 宦官之害民 漢末諸臣勅治宦官 宦官
亦有賢者

卷六 三國志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三國志書法 三
國志多迴護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立

傳繁簡不同處 三國志誤處 荀彧傳 荀彧
郭嘉二傳附會處 陳壽論諸葛亮 裴松之三
國志註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漢復古九州 關張之勇 借荊州之非 三國
之主用人各不同 禪代 魏晉禪代不同 九
錫文 一人二史各傳 晉書 晉書二 王導
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卷八

晉書

八王之亂 晉書所記怪異 東晉多幼主 晉
帝多兄終弟及 愍元二帝卽位 僭僞諸君有

文學 九品中正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用麈尾 騶虞幡 建業有三城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相墓 唐人避諱之法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宋書本紀書法 宋齊書帶敘法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書南史俱無沈田子沈林子傳 齊書舊本 齊書缺一卷 齊書書法用意處 齊書類敘法最善 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梁書編傳失檢處 梁書多載飾終之詔 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古文自姚察

始 陳書多避諱 蕭子顯姚思廉皆爲父作傳
入正史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卷十

朱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南北史子孫附傳之
例 南史刪宋書最多 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南史誤處 南史增齊書處 南史與齊書互異
處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史刪梁書處 南史
增梁書有關係處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梁南二史岐互處 南
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與陳書岐互處 宋

齊多荒主 宋世閨門無禮 宋子孫屠戮之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北史

人君卽位冠白紗帽 齊梁之君多才學 齊明

帝殺高武子孫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朝以

射雉爲獵 江左世族無功臣 梁武存齊室子

孫 陳武帝多用敵將 齊梁臺使之害 六朝

多以反語作讖 哀策文 南朝陳地最小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魏書多曲筆 魏書紀傳互異處 爾朱榮傳

西魏書 附謝蘊山答書 復蘊山書 北史魏

書多以魏收書爲本 北史改編各傳 北史全

用隋書 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 北史與魏
齊周隋書歧互處 北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北史紀傳互異處 大業十四年 太上皇帝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皇太孫 皇太弟 帝王行三年之喪 女后之
賢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爲重 後魏追謚之濫
保太后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後魏以
鑄像卜休咎 後魏百官無祿 後魏刑殺太過
魏以奄人爲外吏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
文學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北朝經學 南朝經學 魏多家庭之變 魏

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諸帝多幼年卽位 元魏

時人多以神將爲名 財婚 高門士女 魏齊

斗秤 假官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北齊以廝

役爲縣令 齊文宣帝能預知 北齊宮闈之醜

北齊百官無妾 北齊有賢閣 誦經獲報

後周詔諸用尙書體 魏末周初無年號 隋書

志 一帝數后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隋獨

孤后妬及臣子

卷十六 新舊唐書

舊唐書源委 新唐書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

失 舊唐書前半全用資錄國史舊本 新唐書
本紀書法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新書改編
各傳

卷十七 新舊唐書

新書增舊書處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新書
增舊書瑣言碎事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刪
舊書處

卷十八 新舊唐書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新
書好用韓柳文 新書詳載章疏 新舊書互異
處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新舊書誤處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卷十九

新舊唐書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時政記 天子不觀
起居注 唐諸帝多餌丹藥 元宗五代一堂
唐有兩上元年號 德宗好爲詩 褒貶前代忠
奸 謚兼美惡 唐追贈太子之濫 帝號標后
謚 皇后哀冊尊稱 耐葬變禮 謚后於廟
兩太后竝稱 皇太后不耐葬 建成元吉之子
被誅 沒入掖廷 唐女禍 武后之忍 武后
納諫知人 改惡人姓名 朝賀近臣先行禮
大臣搜檢 度牒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唐代宦官之禍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唐宦
官多閩廣人 唐節度使之禍 方鎮兵出境卽
仰度支供餽 方鎮驕兵 盜殺宰相有二事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間架除陌宮市五坊
小使之病民 豪宴 名父之子多敗德 李勣
子孫 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 睢陽殉節尙有
姚閭 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唐古文不始
於韓柳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長安地氣
黃巢李自成

卷二十一 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薛史書
法迴護處 薛史失檢處 薛史亦多直筆 薛
歐二史體例不同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
史書法謹嚴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失檢處
一產三男入史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卷二十二 五代史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五代姑息藩鎮 五代
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幕
僚之禍 五代鹽麴之禁 五代濫刑 五代諸
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一軍中有五帝 五代諸帝皆無後 周祖四

娶皆再醮婦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張全義馮道 五代人多以彥爲名

卷二十三 宋遼金史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遼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代史事最詳 宋史 宋史各傳迴護處 宋史各傳附會處

卷二十四 宋史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宋史各傳錯謬處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宋史排次失當處 史家一人兩傳 監板宋史脫誤處 趙良嗣不應

入奸臣傳 王倫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錄名臣後 宋皇后
所生太子皆不吉 宋初考古之學 宋初嚴懲
賊吏

卷二十五 宋史

宋封王之制 宋待周後之厚 宋郊祀之費
宋制祿之厚 宋祠祿之制 宋恩蔭之濫 宋
恩賞之厚 宋冗官冗費 南宋取民無藝 宋
軍律之弛 宋科場處分之輕 定罪歸刑部
宋遼金夏交際儀

卷二十六 宋史

歲幣 和議 西夏番鹽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節度使 繼世爲相 三入相 四次入相
兩次入相 王安石之得君 青苗錢不始於王
安石 車蓋亭詩 同文館之獄 秦檜文字之
禍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端平入洛之師 宋史缺傳 張世傑李庭芝
姜才 夏貴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卷二十七 遼史金史

遼史 遼史二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疎漏處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
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官世選之例 遼族

多好文學 遼燕京 金廣燕京 元築都城
明南北京營建 金史 金史失當處 遼金二
史各有疎漏處 金史迴護處 金史誤處 金
史紀傳不相符處 金史氏名不畫一 宋史金
人名多與金史不符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宗廟
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宋
金用兵須叅觀二史

卷二十八 金史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金
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一
人二名 金記法官最得職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考察官吏 金推排物力之制 明安穆昆
散處中原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宋金齊
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爲屬 衍慶宮圖畫功臣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金初漢人宰相 金
俗重馬 金以壞和議而亡 九公十郡王 金
末賜姓之例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海陵荒
謠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金中葉以後
宰相不與兵事 惻忠寺故事 日行千里 避
孔聖諱

卷二十九

元史

元史

金元二史不符處 宋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當叅觀元史 元史自相歧誤處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元史廻護處 元史附傳有得失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元史人名不畫一 蒙古官名 金義宗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代叛王 各朝國書

卷三十

元史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制百官

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初州縣官多世襲 元州
縣官多在外銓選 元代專用交鈔 金元二朝
待宋後厚薄不同 元時選秀女之制 元代以
江南田賜臣下 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漢人多
作蒙古名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杖罪
以七爲斷 元季風雅相尙 元末殉難者多進
士 一母生數帝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 庚申帝 守
節絕域 郝經昔班帖木兒 元初用兩國狀元
縱囚 元封乳母及其夫 安南王居漢陽
老爺同寅臬司 牛腹療重傷 忍痛 牛皮

船 彌勒佛謠言 賈魯治河無久計

卷三十一 明史

明史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大禮之議 李福
達之獄 袁崇煥之死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劉基廖永忠等傳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卷三十二 明史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文義 明初文字之
禍 明初文人多不仕 胡藍之獄 涂節汪廣
洋之死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多養異姓爲
子 明初徙民之令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官

俸最薄 明宮殿凡數次被災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卷三十三 明史

明初吏治 因部民乞畱而畱任且加擢者 特簡廷臣出守 遣大臣考察官吏 重懲貪吏 明大臣久任者 大臣薦舉 明內閣首輔之權 最重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吏部權重 揚州同時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卷三十四 明史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用兵有御史核奏 將帥家丁 景泰帝

欲仍立沂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成
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正德中諫南
巡受杖百官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明中葉
才士傲誕之習 明仕宦僭越之甚 擅擢品官
明鄉官虐民之害 吏役至大官 海外諸番
多內地人爲通事 嘉靖中倭寇之亂 外番借
地互市 天主教

卷三十五 明史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缺官不補 三案
三案俱有故事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末書生悞國 明代

宦官 魏闖生祠 闖黨

卷三十六 明史

汪文言之獄 明末遊餉勦餉練餉 明末督撫之多 明末巡撫多由遊道擢用 明季遼左陣亡諸將之多 明末督撫誅戮之多 四正六隅

明末僭號者多疎屬 流賊偽官號 明從賊

官六等定罪 明代先後流賊 唐賽兒 劉千斤 李勣子

葉宗雷等 鄧茂七 李添保 黃蕭養 劉六 劉七 齊彥名 趙胤子 江西盜 四川盜 曾一

本 徐鴻儒 劉香

廿二史劄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緇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論

漢書

一

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畧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爲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况安死後遷尙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敘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

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爲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採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

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薛說

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尙有未盡善者益
信著書之難也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其後沿
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
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
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
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
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
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
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

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尙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旣廢所立者

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卽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爲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爲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彷彿尚書世紀之名最爲典切

世家 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

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爲列傳

按班固傳改世家爲列傳係其父彪變例

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

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
其後寃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
僞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
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
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
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
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

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爲立傳此外大臣
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
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
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
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
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晰另
有古今人表旣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
評殊屬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
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
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
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

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
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
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

卿共五表

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元史功臣世系表後人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元史功臣世系表

漢表李壽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
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為詳贍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

十志律歷志則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

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

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

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

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為郡

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爲天象地理爲地形祥瑞爲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其藝文則改爲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卽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

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

一人事蹟也

說見咳餘叢考

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白遷始又

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欸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

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城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佞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欸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欸隋書改忠義爲

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
次列傳後字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
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欸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
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
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欸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
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欸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
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
節死事二欸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
名亦另別也宋史增道學一欸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
同遼史改良吏爲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
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

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闕黨流賊及土司傳

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註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黈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尙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

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

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尙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職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旣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旣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寔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

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
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
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
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
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爲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
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
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
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
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
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
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

遷自敘謂立於太初則
并在陵降匈奴之前

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卽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

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於後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公主以衛青爲夫等事皆採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孫所補久附史記並傳矣

又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

漢夷狄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
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
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後
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
篇所敘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
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異者惟亳人謬
忌武紀改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
手書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
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後文無一字改易因思少孫
所補大概多抄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傳內宋元
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韵語此必掌故中本有此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七

文字其後所云首仰首俛足開胷開之類亦是當時
龜卜成法特少孫抄入以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
非少孫所補然淳于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
所療何症自成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抄
入者使史遷爲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
原文也倉公傳亦少孫抄入者也

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由是

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張長宏唐長賓與少孫同
受業王式漢書儒林傳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
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

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史記律書卽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知律書卽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

尚矣太公孫吳王子

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云

云是遷所作律書卽兵書也今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遂極論秦時黷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是亦尙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終則又專序律呂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毫不相涉此最無頭緒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爲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爲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專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記變體

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
酈商夏侯嬰灌嬰傳寬斬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
并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
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
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
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還料簡存之者也
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卽令諸將
各立簡牘以紀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
大業也又張蒼任敖周昌合爲一傳竇嬰灌夫田蚡亦
合爲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

用之漢書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辨論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餘番不下斷語亦一奇格

漢王父母妻子

高祖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尋爲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爲羽所得常置軍中爲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

高祖起兵時母死於小黃

羽所得

者但有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真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爲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尙有庶母也

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註言同父則知其異母也按吳王濞傳璽錄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則元王乃異母弟無疑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呈姬來歸正指侯公說項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姬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

孝惠帝尙有庶兄肥後封魯爲悼惠王當高祖道遇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旣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爲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疎漏矣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古

五世相韓

史記稱張良以五世相韓故爲韓報仇然五世指韓王而言謂韓王五世皆張氏爲相非張氏五世皆相韓也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釐王及悼惠王是爲五世顏師古註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過秦論三處引用

賈誼過秦論大指謂秦尙法律不施仁義以至一夫作難天下土崩史遷用之秦本紀後最爲切當乃褚少孫又引之於陳涉世家後則以其中有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數語故牽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於陳涉項羽

傳後引此及史遷所論項羽者以作二人傳贊未免數
典而忘其祖也 再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文
而卽以爲已作未嘗自言引用史遷云云所引過秦論
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卽以爲已作未嘗自言引
用某人蓋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抄竊爲嫌也

漢書五行志記

秦始皇滿池君遺璧之事却書明引用史記之文

一 史記自相岐互處

史記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
然後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
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爲楚懷王之言

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五

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卽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

漢書

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閼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閼籍孺是并二人爲一人漢書亦云閼籍孺

酈食其傳旣敘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敘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終無

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旣云景帝崩乃又云景
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旣
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
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旣繁
複且不可解

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衆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
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
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
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

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卽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今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攽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於此二書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仁翁有班馬異同蓋亦就史記漢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

於後

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
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
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皐爲漢王所虜
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徒
王韓信於楚史記在漢王卽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卽
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
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
朝陳七年朝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

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爲列傳故皆
稱名

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齊王
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

史記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
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高紀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

義帝于郴

顏師古註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

史記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盱眙
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沛公等聞
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

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敘諸將分王畢方敘徙楚懷王
於長沙漢書則先敘徙懷王然後分王諸將

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字以

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

按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

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彭越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

史記項羽美人名虞漢書謂姓虞氏

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爲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爲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後分其四體者有楊喜又不言卽赤泉侯

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爲庸奴故去之也

史記盧縮陳豨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爲一傳以籍之反

廿二史劄記

卷一

史記

漢書

六

因陳豨事見疑而起也

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
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
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
漢書謂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

史記倪寬在儒林尙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
漢書皆改入列傳

史記循吏傳載周秦間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
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
人也

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爲名公卿乃以

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佞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
則皆遷以後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自主
猗頓烏氏倮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試思漢書也而
敘周秦間人耶

史記儒林傳以詩爲首次尙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
儒林傳以易爲首次尙書次詩次禮次春秋

史記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求盜者亭長之

謂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師治之

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

刪一之字便不明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卽
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
求輒得之漢書刪却卽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

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
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
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
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史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滎陽
成皐間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

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書說
者乃韓生也

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爲郃陽侯漢書作合陽侯
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

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按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爲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

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啟

史記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記告變後驗實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縣尚有十城

史記田蚡傳景帝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漢書則云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按景帝後三年正是武帝

卽位之歲虜乃武帝所封特是時尙未改元故耳

李廣傳史記廣爲匈奴所得絡而盛兩馬間廣佯死覘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

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爲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 史記高祖紀敘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紀但撮敘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漢書畧之殊失輕重

高祖紀末 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敘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記高紀既敘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敘之殊復漢書兩紀俱不敘另立高五王傳

孝文紀 史記於後六年忽總敘帝之節儉寬厚下方敘後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敘自應在帝崩後也漢書取此語作贊

吳王濞傳 史記趙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趙王河間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按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卽豫

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於二郡外再議削矣則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者又何說耶漢書先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晰

七國反時 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臨菑等三國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樂布等解三國圍後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

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即中令刼守其王不得發
兵故亦不同反後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
王爲之辨雪乃得不坐獨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非
必能堅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
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
未成反而遂不列於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
堅守之功何以轉列於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
坐以反謀濟北免罪則并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
爲隱諱耶

四國攻臨菑時 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
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

共攻臨菑按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爲主謀亦非

淮南厲王傳 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按是時厲王尙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爲有身較穩

厲王以罪廢徙蜀 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發車封王謂侍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按旣不

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則餓死後豈不
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漢書先敘王語方敘傳送
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